

星期天夜光杯

董鼎山

影响了整整一代读书人

◆ 朱凌

当地时间 12 月 19 日上午,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在纽约一家康复中心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93 岁。这位自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在中国报刊上开设专栏,在《读书》《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普及当代欧美文学的老作家,这一次,真的走了。由董鼎山生前好友参与编串的董鼎山晚年文集即将付梓,这位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用他的文章向喜爱他的读者做最后的告别。

■ 董鼎山生前留影(照片提供:王海龙)



他的文章 | 启蒙了新一代知识分子

耄耋之年的董鼎山,在爱妻去世之后,心情一直抑郁,但是,他的离世依然让身边的亲友和喜爱他的读者感到突然。就在董鼎山去世的前一天的傍晚,好友王海龙教授还与他通了电话,电话中两人讨论了董鼎山将要出版的文集的事情。王海龙回忆说:“电话中老爷子很兴奋,说话声音很响。没想到几小时后就成了古人。”

出版文集的事情是今年 4 月时商定的,那次王海龙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一起到董鼎山的家中探望他,与董鼎山相识多年的赵武平说:“那一次,董先生把自己没有出版过的文章都找了出来,跟我们‘托孤’,他说,我顾不上了,这些就交给你们了。”

受邀担任这部文集编串的王海龙介绍说,这部书稿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忆旧怀人;书人书事;谈情说性;时评杂忆;旧文新

刊等几大部分。最后的审定、润色和编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明年将付梓出版。只是这一次,董鼎山不能在像 2002 年那次在国内的签售那样,和喜爱自己的中国读者面对面,为他们在书的扉页上签下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董鼎山的文章,打开了一扇窗,窗外是另一个世界。现居纽约的美国《侨报》专栏主笔、海外华文国际笔会前会长陈九称董鼎山是自己的恩师。他说,1979 年在人民大学上学时,第一次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董鼎山的文章。“不仅我个人喜欢他的文章,我们那一代青年学子是读着董先生的文章放眼看世界的。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年轻一代急需了解外面的世界到底什么样子,中国应该如何改变自己,走向繁荣和强大。回顾历史,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阶段。董鼎山先

他的孤独 | 写作与爱方能排遣

董鼎山去世的噩耗传来,他最小的妹妹董木兰悲痛万分。现居天津的董木兰,与二哥董鼎山的兄妹感情一直很好。董鼎山的妻子去世后,孤独的阴霾始终在他心头。有一天深夜,董木兰接到哥哥打来的越洋长途,“他对我说,很抱歉这个时间打电话给你,我实在是很想说话,但是,没有人能跟我说话……”

考虑到董鼎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身边很需要有人作伴,董木兰劝哥哥请一个护工。“在美国请护工很贵,一天要 200 美元。我对他说,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情,我儿子可以孝敬你。”那位护工后来一直陪伴董鼎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日子。

除了远在天津的妹妹,给董鼎山最后的日子带来宽慰的,还有他在纽约的公寓附近的一家上海餐馆。“他在电话里经常会流露出活着没意思的念头,他告诉我,唯一的安慰是自己胃口尚好。”董木兰说,自己全家去纽约探望哥哥时,去那家上海餐馆吃过饭,味道不错。行动不太方便的董鼎山,经常会叫那家餐馆送外卖到家。吃得次数多了,与餐馆的年轻老板也熟络起来。年轻的老板管董鼎山叫“董爷爷”,知道“董爷爷”喜欢吃甜食,经常送来可口的酒酿圆子,一大罐酒酿圆子,董鼎山可以当作好几天的早饭。

除了亲友和美食,写作是董鼎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生最后那段孤独的旅途中,

生的文字在客观上使他成为当年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启蒙者之一,他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介绍极大开阔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展了他们的思考,为他们后来承担改变中国的重任提供了动力,这些人至今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对此,王海龙也深表赞同:“董先生作品的价值最早在于启蒙,他为中国‘文革’后西方文学的荒漠引来了活水,播种了绿洲。其后他的影响在于信息量。他对西方文坛动向和作品观测敏感、行动快、报道评论及时。另外,他的价值还在于他的真性情。他敢爱敢恨,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我笔写我心;他的思维富有人文主义情怀。他喜欢直率、简捷、言之有物的文风。他的作品和表述给自己的上述主张做了注脚。”

写作,以及来自读者的关爱,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董鼎山与夜光杯的缘分,自 1982 年《新民晚报》复刊后不久便开始了。当时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沈毓刚(其佩),年轻时和董鼎山都是柯灵主编的《万象》的作者。1999 年 5 月 27 日,沈毓刚在报社突发脑溢血去世,当天晚上,时任新民晚报副刊部主任的严建平,接到了董鼎山打来的电话。董鼎山在电话里说:“这次从美国回来,就想会会老朋友,见一次少一次了。不想得此噩耗,感到有一块大石头向胸前撞来。”叹息之后,他又说:“毓刚此次在报馆倒下,有这么多人送他,也算有福了。如果在家中发病而终,该是多么寂寞。”

斯人已去,天堂里不会寂寞。他留下文章温暖他曾来过的世界。

编辑追记

他未曾离开

12 月 20 日一早,接到董鼎山先生妹妹董木兰女士电话,告知我:鼎山先生已于 19 日在纽约某康复中心突然去世。这一噩耗对任何一个熟悉鼎山先生的人都是一个大大的意外。11 月 26 日,还曾收到鼎山先生给我的邮件,告知我发给他的见报文章链接“打不开,但谢谢”,我又重发了一遍,没有回信。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的鼎山先生可能已经因为身体有恙入院。

近一年来,我与木兰女士通话都是因为鼎山先生。自从他挚爱的妻子蓓琪罹患重病,鼎山先生心灰意冷,今年 2 月底写来《向读者告别》的文章,决定“结束将近 80 年的‘写作癖好’”,“我不但对写作告别,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读罢,我极尽悲凉,文章令人心灵颤栗,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不能刊用”。对于鼎山先生,我是一个普通的编辑,更是一个敬慕他的晚辈,实在不忍看他消沉。我在邮件里鼓励他,“万不可就此告别”。先生回复道:“多谢您的信,还是请您发我告别一文,主要是向朋友与读者通知我的心情。写作是我生命,我相信不会停止。我遗憾没有早就认识您。”我踌躇之下,最终还是于 3 月底编发了该文。

我生晚矣,未有和鼎山先生相见的缘分。像很多人一样,最初熟悉“董鼎山”的名字,是上世纪 80 年代从母亲订阅的《读书》杂志上,彼时,他还是个十岁出头的懵懂孩童。及至 2009 年,经赵武平兄牵线才联系上鼎山先生,从此,电邮传书,我幸运地成为了鼎山先生的编辑,几乎每月编发一篇他的随笔。鼎山先生十分高兴能重续和“夜光杯”的前缘,早在 80 年代,他便是我们的作者。重返“夜光杯”的鼎山先生宝刀不老,岁至耄耋,血性犹存。他写书话,也写奇闻和时论,有着洞察秋毫的敏感和直言不讳的痛快淋漓;我亦偏爱他回溯人生的随笔,从容冷静,暗含悲情。六年来,先生在“夜光杯”与读者一期一会,写出了如此多充满睿智趣味的文章,我怎可忍心让他轻易告别呢?

到底是董鼎山。今年 5 月 9 日,鼎山先生在邮件里告知夫人蓓琪 8 日去世的消息,他对妻子最后的告别辞是:“我爱您,我一定答应您继续写作。”我去信鼓励他:“您重新提笔写作,对喜爱您的读者是一个福音。”5 月 30 日,先生来信报告:“鼎山专栏复活。”6 月 23 日,“夜光杯”刊登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自杀企图失败后的悲哀》,之后的 7 月 20 日,又刊登了《愿您活到百岁》,他写道:“孤寂的生活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最难忍受的……祝愿一个 90 多岁的老人(浑身骨酸背痛,行路要人帮助)活到一百岁?这是诅咒,不是祝愿。”读来悲彻寒凉。之后的日子,他仿佛恢复平静,健康状况尚佳,又陆续写来多篇书话和时论,但来信一律简短,不再多叙近况……这便是鼎山先生与“夜光杯”最后的故事。

木兰女士曾一再委托我,给先生鼓励,用写作去激励他生活下去的勇气。而在得悉先生突然离去的噩耗,悲痛之余,我们又不免为鼎山先生感到释然,他将永远告别孤寂与病痛,追随他相伴挚爱一生的蓓琪而去,他们将在天堂团聚。而先生八十年写作生涯所创造的浩瀚文字,将永存在读者心中。

鼎山先生安息。 殷健灵